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毛澤東



學生們！結團起來！挺身出來！ 堅決反對腐朽反動的教育制度！

連日來，在廣大華校中四學生和家長當中，對行動黨政權剝奪中四學生升學權利的專橫行徑表示了非常強烈的不滿。儘管一些對行動黨反民族教育的真面目認不清的人，以及對行動黨政權存有幻想的學生與家長，在報章上，或通過投函“教育部”，對行動黨政權的橫蠻措施表示非議，低聲下氣，乞求行動黨政權發發慈悲，網開一面，收回成命，允許中四會考及格而達到“教育部”規定的驚人“標準”的學生升入高級中學。

但是，行動黨政權的“教育部”對於些學生和家長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仍然堅持那套剝奪學生讀書權利的反動措施。這事實再次說明了行動黨政權的反動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它不會對人民發慈悲，它是吃人的豺狼！

行動黨限制和剝奪廣大學生的讀書權利，這早已不是新聞了。早在六、七年前，行動黨政權就把黑手伸進華文中學，企圖扼住華文中學的咽喉，腰斬華校。行動黨炮製的“中四會考”，就是大量淘汰學生的一個篩子，幾年來，不知道有多少無辜的青少年被這個篩子篩出校門，十六、七歲的年紀就被迫離開學校，出外謀生。有人做過初步的統計假定華校小學一年級學生有六萬人到小學會考時被刷掉一半，只剩下三萬人，到了中四會考再刷掉一半以上，真正算及格的只有幾千人，其中一等文憑只有幾百人，能夠升入高級中學的更少了，能夠通過高級中學會考這個大鬼門關的人那就更加少了。幾萬的華校學生，到頭不過幾百人能捱過三關老牛拉車式的修完中等教育課程。不用說別的，單看這一事實，就夠令人痛心疾首和憤慨萬分了！請問，這不是摧殘民族教育又是什麼？這不是剝奪廣大青少年的求學權利又是什麼？

行動黨政權的“教育部”假惺惺地說：中四畢業

生可以讀工藝學校（以英文英語為媒介）呀，何必非讀高級中學呢？這是什麼話！請問，高級中學難道不是讓中四畢業生去唸的嗎？如果中四畢業了，不能升高級中學，那麼，中四畢業是意味着什麼呢？豈不是意味着“失學”嗎？中四會考，以及所有的會考，都是極不合理的制度，是壓制學生，束縛學生，摧殘學生青春的現代“科舉考試”。然而，既令一個學生在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下考試及格了，撈到了一張“會考及格文憑”，甚至是什麼優等文憑，結果竟不允許升學——實際上等於不受承認——行動黨自己發出的東西自己不承認，在這鐵一般的事實的面前，廣大的青少年學生和家長應該覺醒了吧！應該拋棄對行動黨反動政權的幻想了吧！

中四會考及中四畢業生升學問題，只是行動黨反動政權的反動腐朽的教育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此外，像小學會考的淘汰，初級學院的“以效忠黨國”為基本條件的“入學標準”，工藝班、工藝學校，以英文為主，從小學開始除華文、地理、歷史之外，其餘一概採用英文課本、在學校通過反動教師向學生灌輸反動、反共、反華思想（例如最近由行動黨桌下狗魏維賢、周國樑等編撰的“公民”課本）……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是行動黨繼承英殖民統治的衣鉢，頑固推行腐朽反動的教育制度的具體內容與具體表現。在這套極端反動腐朽的教育制度下，不知有多少青少年與兒童的心靈受損害摧殘（有的神經失常，有的甚至因會考不及格而自殺），這樣的殘酷的事情怎麼能讓它繼續下去！家長們！有良知的教師們！主持正義的人們！受害的學生們！起來！起來！拋棄幻想，準備鬥爭！用實際行動猛打行動黨政權！粉碎行動黨的反動教育制度！粉碎行動黨的反動統治！



奇文共賞

在南洋商報的國際新聞版，經常可以讀到“奇文”。有時，一天之內可以讀到好幾段“奇文”。正廿四日的南洋商報，就有兩段“奇文”，先錄一段示衆：

「京都大阪學潮惡化 護校師生勇抗左派」

這是該報老編處理電訊時所擬的標題，這個標題不折不扣代表該報國際新聞編輯的立場，自然也代表該報對國際問題的一貫立場。第一句，把日本進步大學生反對腐朽反動的教育制度的正義鬥爭叫着「學潮」，這我們且不提，最奇怪的下一句什麼「勇抗左派」，老編不說部分右派師生，而說該校師生，彷彿該校師生都是反對左派的。如果京都大阪的「師生」都是反對左派的，那又從何來的「學潮」呢？

衆所周知，日本進步學生正在奮起反對腐朽的教育制度，他們爲了爭取自由與民主權利，反對反動軍警開進學校、反對軍警踐踏校園，而集中在他們的校內，築起壁障，抗拒反動軍警的進攻。這個鐵一般的事實說明：不 是別人，恰恰是左派學生抗拒反動軍

警侵犯大學園地。而南洋商報的老編却睜着眼睛說瞎話，公然歪曲事實真相，顛倒是非，歌頌反動軍警，吹捧反動教師與職業學生，這不是把該報當權者的極端反動的立場暴露在天化日之下嗎？

同日，南洋商報另一段“奇文”是：

「法國學生又想蠢動」

警護米西來學院防止學生佔校園」

法國進步學生再次奮起反對壟斷資本集團的反動統治，反對腐朽的資本主義教育制度。這竟被該報老編叫着“蠢動”，該老編的頭腦是何等的頑固，何等的反動啊！反動軍警佔大學校園，踐踏學術自由，這種法西斯行徑，在該報老編眼里竟然叫着“護校”，這種公然歪曲事實，混淆黑白的做法，真是可惡。南洋商報當權者一向自稱自己是“不偏不倚，言論公正”，這叫着騙子自稱老實人！南洋商報明明是“有偏有倚”，偏誰倚誰呢？不用說是偏美帝倚美帝——這就是南洋商報的“鮮明的立場”！

日本學生運動的蓬勃發展

最近，日本進步學生反對資產階級的腐朽教育制度、反對“日美安全條約”以及反對日本反動當局殘暴鎮壓進步學生運動的鬥爭進一步高漲。

一 十九日，日本佐藤反動當局，悍然出動上萬名全副武裝的軍警，瘋狂鎮壓東京大學進步學生，爲改革腐朽教育制度和反對“日美安全條約”，而堅持了一年多的罷課和佔領院校的鬥爭。

用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東京大學進步學生，並不爲敵人的其勢兇兇所嚇倒，毅然展開英勇的自衛反擊。學生們以木棍、石塊和自製燃燒瓶，向前來鎮壓的軍警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一次又一次擊退來犯的敵人，迫使日本反動當局不得不出動直升機來助陣。鬥爭一直堅持了二天一夜，反動軍警才得於衝入被學生佔據的安田會堂，這場鬥爭的激烈，持續之久，在日本都是少見的。

日本反動當局對東京大學進步學生的野蠻鎮壓，大大地激怒了日本的其他階層的人民。在鬥爭進行的時刻，東京地區其他學校的進步學生、工廠工人、以及各階層的市民，紛紛前來支援東京大學學生的正義鬥爭。成千上萬的學生、工人和市民組成了浩浩蕩蕩的示威隊伍，在東京大學附近的街頭，和反動軍警展開浴血的搏鬥。

東京大學進步學生的英勇鬥爭，進一步推動了日本各地的進步學生運動。連日來，在日本其他主要城

市，如大阪、靜岡和東京其他大學的學生，紛紛走上街頭，開展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罷課或召開抗議大會等形式，抗議日本反動當局的野蠻行徑，和表示支援東京大學進步學生的鬥爭。

日本進步學生運動的新高漲，標誌着日本青年學生的進一步覺醒，反映了日本反動當局與人民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劇烈化。在這些鬥爭中，顯著地表現出日本青年學生清楚認識到，要徹底改革腐朽的教育制度，唯有採取革命的手段，徹底推翻日本反動派。同時，廣大的日本進步青年學生，經已堅決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逐漸成爲日本人民運動的重要一環。

日本進步學生的鬥爭，進一步地暴露了日共宮本修正主義集團反革命的嘴臉。日共宮本修正主義集團，不但成爲日本反動當局破壞進步學生運動的幫兇，同時也成爲一支破壞進步學生運動的“暴力工具”。在這次的鬥爭中，宮本修正主義集團，公然唆使它們的爪牙，運用木棍、石塊野蠻襲擊進步學生。這完全不表明宮本修正主義集團的強大，正好說明了它的日趨末落，它作爲反動派破壞革命的工具真面目，在廣大日本人民面前暴露無遺。

毛澤東主席教導我們說：“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要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我們相信，日本進步學生運動的新高漲，必將大大地促進整個反美愛國偉大鬥爭進一步高漲。

☆ 揚伐 ☆

[上
期]

以反面封鎖中國為目的的蘇聯欧亚戰略 [2]

這里有一個歷史記錄。十九世紀的羅曼諾夫王朝時代，曾經有過企圖稱霸世界的美夢，其戰略構想同今天蘇聯的「反封鎖中國」的戰略佈置非常相似。

羅曼諾夫王朝的美夢是俄羅斯的封建制度產生後，到達帝制時代的頂點時，俄羅斯的權力統治階層想稱霸世界的產物。當時利用右鉗制止了君士坦丁堡的鼓動，企圖把勢力擴大到阿拉伯與印度（之間）。左鉗從外蒙古經中國東北部伸延到朝鮮半島，而這這就是日俄戰爭的起因。歷史就是把這一世紀來的事實記錄下來的。

今天，假如蘇聯自稱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話，那麼為什麼要以這個歐亞戰略對中國採取反封鎖的戰略佈置呢？其傾全力以赴的姿態是不得不使人警惕的。因此，其戰略佈置同羅曼諾夫王朝為稱霸世界的美夢所採取的戰略佈置不管在形方面或質方面都是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的。

這問題在對越南戰爭中互相露出矛盾的美、英、法帝國主義，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了。

（二）蘇聯軍事戰略的變化

一九五八年，中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開始了中國獨自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就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在軍事上來說，人民公社本來就是採用全民皆兵的制度。其內容簡單的說，今後的戰爭是大規模的戰爭，要把帝國主義徹底打垮單靠正規軍的防衛是不行的。因此只有把全體人民武裝起來，編制一條全國性的防禦綫，人也好，村子也好，傾全力把個個來犯的敵人迎頭擊殲。

有關人民戰爭這一問題，一九六零年六月，克魯曉夫在十四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布達佩斯會議上惡毒的咒罵道：“所謂民兵，對擁有近代武器的我們來說，（他們）不是軍隊而是肥肉塊”那麼，蘇聯的戰爭方式又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從蘇聯國防部長所刊行的「軍事戰略」（索柯洛夫斯基——前參謀總長監修）上找到答案。

本書發行時，正是古巴核子危機發生之前，同時美國（國內）也有發表過好幾篇有關核子戰爭論的著作，這里回想一下，美國正面侵略越南戰爭一事亦非無益。

「軍事戰略」的主要論點是將來的戰爭是一場全面核子武器戰爭，在短期決戰中，任何局部戰也會發展成核子戰爭。這見解正如克魯曉夫及馬林諾夫斯基所主張過的那樣。

他們完全無視民族解放和革命的戰爭觀點認為游擊戰爭及人民戰爭是愚蠢的。而且只有把軍隊和群眾的問題當作是廣大兵力動員問題看待，有關階級的軍隊論極不完全。總之，從這本書可看到今日的蘇聯，

把群眾軍隊、民族解放鬥爭，革命游擊戰，人民戰爭等等認為是有害無用的東西。為什麼他們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因為當時蘇聯的軍事方針是技術至上主義的觀念機械論。所以對越南南方人民以人民戰爭方式進行的民族解放鬥爭給予很小的評論。尤其於一九六五年，當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達越南南方作戰的時候，聽說美國當局要使用原子砲代表蘇聯軍事立場的馬林諾夫斯基便曾經重複提出警告說，局部戰已擴大到全面核子戰爭了，當時的蘇聯當局一定萬萬想不到越南南方的人民戰爭會發展到今天的形勢。

結果這場越南戰爭動搖了蘇聯軍主流派的所謂全面核子戰爭萬能論。目前重要的一點是中國通過自力更生，已完成了能自足的核子工業及核子武器。這對蘇聯的戰略爭論起了怎樣的影響呢？我們可以從如下的資料知悉一二。

一九六零年一月十四日，克魯曉夫在蘇聯最高會議的演說中，聲言要建設一支以核子火箭為主的軍隊及確立一套核子火箭為主的戰術。上述的「軍事戰略」就是響應其要求的。

可是蘇聯軍事內部並不是全體都贊同這一點的。有一些人對戰略核子武器萬能論提出根據，戰術核子武器也能進行限定局地核子戰爭可能性的主張根據六五年的「軍隊里的共產黨員」（第廿一號參謀本部大學的羅莫夫將軍公認陣地戰可以使用戰術核子武器，這給予戰略核子武器萬能論者致命的打擊。

接着並指出重新認識普通武器用於普通戰爭的重要性。對上述「軍事戰略」的批評是由呼倫貝爾軍事大學校長古濟齊金上將開始的。（一九六二年九月廿二日）紅星報）可是批評內容極不全全。只是指責重視火箭而輕視地上部隊吧了。在這之後，相信還有很多爭論及批評。五年後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廿一日，也可勃夫斯基元帥（國防第一副部長兼華沙條約機構軍事總司令官）發表了一篇有關強調普通戰爭的重要性及強化地上部隊的論文。

這篇論文雖然給戰略核子武器萬能論畫了休止符，可是在其背後還有更重要內容，歸納起來總共有兩條。第一，蘇聯軍事最高機關承認與中國有普通戰爭決戰可能性（理由後述）。第二，由於有這可能性，要來一次大規模的演習，以確實在普通戰爭中的決戰戰略如何取勝。

由以上兩點，由華沙條約機構軍事總司令部官署名的論文中，重視地上部隊，重視地上決戰的論斷是有意義存在的。問題是蘇聯軍隊與中國決戰的場合下，西方的正面作戰將會怎樣呢？因為兩正面同時作戰是非常危險的冒險行為，這點相信沒有重複說明的必

（轉入第四版）

(接自第三版)

要。第二次大戰中德國是怎樣擊敗的，戰史上是有立證。

以蘇聯來說和中國決戰時，蘇聯一定避開與西方正面作戰。即使是這樣，可是無論如何都是需要作充分準備的。其策略美國也採用，這就是衆所周知的北大西洋公約機構所搞的“柔軟即應戰略”。這也就是說蘇聯對北大西洋公約機構、中央條約機構或者對美蘇間的戰爭策略採取了核子抑制戰略。

簡單的說，在恐怖的均衡情況下大家不發動核子戰爭。因此，蘇聯可以一面配備大量的第二次反擊核子戰力；另一方面對北大西洋公約機構的正面作戰，可以採取包括一切戰術核子武器的有限局地核子戰軍佈置。這樣一來打普通戰爭的地面部隊可以全力投入中國戰役，而且還對中國的人民戰爭進行反游擊戰爭。

詳細情況可以從六六——六七年度的大演習的分析中看出。

(三) 對中國戰法的大演習

爲了分析證明上述問題，這裏必須介紹兩次的大演習。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舉行的“烏爾達華大演習”。另外一次是六七年九月舉行的“多聶伯大演習”。因爲這兩次的大演習中都具有其重大的背景關係，所以有必要個別的分開介紹。

(一) “烏爾達華大演習”的背景

這演習是華沙條約軍事機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演習，而我們也沒有必要斷言今後再沒有如是次的大演習。

可是在“烏爾達華大演習”還沒有開始前讓我們先來看看幾篇有趣的蘇聯的黨和國防部所發表的聲明。

六六年五月，出席捷克共產黨大會的勃列日涅夫（蘇共祕書長）在紀念演說中曾經說過，爲了確立歐洲的相互安全保障，有必要削減華沙條約機構的兵力，據此，不但能改善東西關係，而且還能加強和平共處的合作關係，因此蘇聯準備往這一方面努力去。（布拉克發AEP電，13/5）

爲了加強和平共處而削減兵力這一回事的具體內容在蘇聯的軍事機關報「紅星」（2/6）上很清楚記載，那就是要把華沙條約機構軍事全面核子武裝化。這不但會比地面兵力有更高的安全度，而且對加強東西關係的和平有很大的效用。我們還是停止有關這一妙論的考查吧，這邊引用一段“紅星”報的論點來看。

“抑制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最強有力的根源是社會主義的軍事合作強化，最近在華沙條約機構的裝備改善上進行了很大的工作。”這裏所謂工作就是戰術核武器的全面裝備。那麼被削減的地上兵力怎樣了？這裏有三則消息。其中一則是根據“總匯報”上的伯特林特（4/6）。根據此新聞，蘇聯東歐的國防

部長會談結果決定從駐東德的蘇聯軍二十個師團里把最新裝備強有力的五個師團撤回蘇聯本國取而代之的是配備了戰術核子火箭。

此外又決定了把撤回的五個師移駐到中央亞細亞一直延長到西伯利亞一帶。當時紐約時報的編輯局長哈里遜還在蘇聯訪問中，他那個時候剛好在這些部隊里，因此他把這件事在八月十七日的採訪新聞中發表出去。根據報載，伊爾庫茨克海參威等地全都是部隊和軍需器材，很多飛機場都停着TU114、TU104及安東諾夫等大型軍用運輸飛機。根據這些飛機可以把龐大的兵力及戰鬥器材一舉空運。

在這之後，蘇聯政府當局也確實承認這是一回事。而且於八月廿八日，蘇聯外交部發表了一篇責難中國的聲明時，一切新聞也同時報導了這幾個月來有大批精銳部隊集結配備於中國邊境（事實上是增強了十三個師團），不管其戰力或質量上都有很大的增加。

這裏有必要補充的一點是有關轟炸北越的問題，而且於六月下旬，約翰遜決定了轟炸聖堂，這與蘇聯軍隊在中國邊境的駐紮有很大關係。

問題是很清楚的是於六月廿五日當英總理威爾遜得知聖堂轟炸這一情報後感到震驚，曾經馬上打個直通電話給約翰遜。

由於威爾遜懂得聖堂轟炸的重大性，因此要求停止作戰。可是約翰遜却爲了想把戰爭早日結束不得不採取如此措施，所以約翰遜沒有答應他的要求。

聖堂轟炸終於六月廿九日實現了。而且這個作戰事前也通知蘇聯。如果從相互核抑制戰略的立場上看的話這是當然的。而威爾遜所担心的問題是此一來中國不懂會不會以實力支援介入這場戰爭。要阻止中國的支援介入惟有採取這樣的手段就是叫蘇聯把軍隊集結到中國邊境去。因此事前通知蘇聯這一事實是由美國國務部新聞司（馬沙爾賴特）發表的，而蘇聯當局却借故推說是謠言而否定這一事實。可是事情的真相終於六月一三日的日內瓦十八國裁軍會議上看蘇聯代表的態度就很清楚了。

有關聖堂轟炸事前沒有被通知的捷克、波蘭、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的四國代表在會議上，口頭上拼命責難美空軍的暴行，而蘇聯代表羅西全自始至終保持沉默，連一句話也沒說，只是靜靜的坐在那邊聽美國代表福斯特的什麼“不得已的措施”胡言詭辯。

上述是在“烏爾達華大演習”開始前有必要記憶的一些事實。這是因爲是次的大演習與國家的政策、範圍、策略有着密切不可分開的關係的緣故。（待續）

由於本刊版位有限故無法將載自“馬來亞留日學生聯合會（一九六八年）季刊（留日青年）”的翻譯文章——“以反面封鎖中國爲目的的蘇聯歐亞戰略”全文一期刊完。

編者按：



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滔天罪行

大工賊劉少奇是工人階級的死敵

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自主持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作出了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消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英明決定。這是歷史的嚴峻判決，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幾十年來，大工賊劉少奇冒充“工運領袖”，到處招搖撞騙，幹盡了罪惡勾當。他出賣工人階級領導權，鼓吹“階級合作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閹割工人運動的革命靈魂，用經濟主義腐蝕瓦解工人階級隊伍。在革命緊要關頭，他殘酷鎮壓工人運動，妄圖取消無產階級革命，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大工賊劉少奇是工人階級不共戴天的死敵。他同世界上的新老工賊伯恩斯坦、考茨基、克魯曉夫、多列士、陶里亞蒂之流，是一丘之貉。

政權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革命依靠那個階級、由那個階級領導，決定走什麼道路和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一直存在着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堅定性和徹底性。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工人階級具有高度的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覺悟。他們最愛戴毛主席，最忠於毛澤東思想，最堅決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

大工賊劉少奇一貫反對依靠工人階級，否定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出賣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在民主革命初期，他拋出了一個工人階級幼稚論”。誣蔑工人“素無公德”、“有‘行會性’”、“流氓性”，胡說“這樣幼稚的無產階級”不能奪取政權。這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陳獨秀鼓吹的工人階級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很幼稚”的謬論比較起來，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工賊劉少奇一方面根本不把工人階級放在眼裡，另一方面却百般地頌揚資產階級，妄圖把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包括軍權、政權和群眾運動的領導權，一概讓給資產階級，實行最徹底的階級投降主義。劉少奇大肆吹捧人民公敵蔣介石是“領袖”，把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說成是“旗幟”，叫囂中國革命要在“這面旗幟下進行”。他美化國民黨黃色工會叫囂使黃色工會成為“群眾運動的領導機關”。真是荒謬透頂！革命的實踐證明：從“五四”運動

以後，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及其偉大領袖毛主席英明領導之下，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担負着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前僕後繼，英勇犧牲，贏得了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大工賊劉少奇如此誣蔑工人階級，美化頌揚資產階級，出賣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就是為了使革命工人運動變成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附庸，維護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

在全國解放前夕，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英明地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國內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毛主席尖銳地批判了要依靠資產階級的右傾機會主義謬論，強調指出：“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可是，大工賊劉少奇却迫不及待地拋出了一個工人階級“不可依靠論”。他誣蔑工人階級是“破椅子”，胡說“椅子本來是可以依靠的，有了毛病，不可靠了”。但對於資產階級，他却百般頌揚。他一再鼓吹中國資產階級還處在“年青時代”，吹捧資本家和反動技術“權威”、“懂得技術”、“管理能力超過我們的共產黨員”，要把工廠企業的領導權交給資本家和反動技術“權威”。他甚至跪倒在資本家腳下，請求他們剝削工人！低聲下氣地說：“剝削一下，我就有飯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這真是卑鄙無恥到了極點！他就是這樣依靠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還明目張膽地反對工人階級領導國家政權，鼓動右派分子向黨進攻，鼓吹什麼資產階級的“兩院制”和“公開的反對派”，為資產階級上台作輿論準備。在思想文化領域中，他更是竭力否定工人階級的領導，把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塞到這些領域的重要崗位，妄圖使思想、文化領域變成復辟資本主義的前沿陣地。總之，在經濟、政治、思想各位領域中，大工賊劉少奇都要把領導權拱手送給資產階級，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使新中國重新墜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淵。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都必須在工人階級領導下進行。否定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的、決定性勝利的凱歌聲中，中國工人階級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登上了上層建築鬥、批、改的政治舞台，實現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是廿世紀六十年代的偉大創舉。中

(轉入第六版)

(接目第五版)

國工人階級在各個革命時期所建立的不朽的功勳，雄辯地證明了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而且也能夠領導一切，宣告了大工賊劉少奇的所謂工人階級“幼稚論”和“不可依靠論”的徹底破產！

腐蝕瓦解工人階級隊伍

一切新老工賊沒有一個不用所謂“經濟鬥爭”反對政治鬥爭，用經濟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大工賊劉少奇四十多年來一貫在工人運動中頑固推行反革命經濟主義，腐蝕瓦解工人隊伍，出賣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

在民主革命時期，這個大工賊爲了維護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竭力鼓吹“職工運動之方針，應做各種經濟鬥爭，……經濟鬥爭之發展，即爲中國職工運動之發展。”還說什麼“經濟鬥爭能夠得到勝利，中國職工運動即可取得一條順利進行的道路。”很清楚，他爲工人運動提出的這個綱領是一個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經濟主義綱領。他所要開闢的“道路”，是同毛澤東思想完全相反的道路，也就是修正主義的道路。他竭力要把工人運動納入“純經濟”軌道的罪惡目的，就是妄圖取消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反對工人運動配合革命戰爭，反對武裝奪取政權。

列寧曾經指出：“資產階級的忠實擁護者和爲資產階級服務的政府的忠實擁護者，甚至不止一次地試圖組織純經濟性的工會來引誘工人離開政治，離開社會主義。”劉少奇這個大工賊就是列寧所痛斥的資產階級忠實走狗。每當革命戰爭勝利發展，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蓬勃興起的關鍵時刻，這個大工賊就跳出來大嚷大叫地鼓吹什麼“經濟要求”是群眾的目的“工會是‘經濟組織’要‘忠實爲達到群眾的經濟要求而進行鬥爭，不可‘一味爲政治任務而鬥爭’。這一陣陣囂叫，把他的反革命立場、工賊的醜惡嘴臉暴露得一清二楚。他所鼓吹的“經濟鬥爭”，完全是爲了腐蝕瓦解工人階級，將工人運動引入歧途。

劉少奇這個大工賊爲了掩蓋他的“經濟鬥爭”的反動本質，還無恥地進行狡辯。他胡說什麼“經濟鬥爭同時就是政治鬥爭”。他的所謂“政治鬥爭”，說穿了，就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工廠法”、“工會法”所許可的範圍內，乞求一點經濟改良，討一點殘羹剩飯而已。這根本不會觸動蔣家王朝的一根毫毛，根本不可能改變工人階級被統治、被奴役的地位，也根本解決不了什麼“經濟問題”。

在全國勝利以後，這個頭號工賊仍然頑固地推行反革命經濟主義。他鼓吹什麼“生產運動就是工人運動”，宣揚什麼“爲工人切身生活而鬥爭”。他打着“生產建設”的幌子，大辦“生產工會”，打着“關心工人生活的幌子，大辦“福利工會”，大搞物質刺激。很明顯，他這一套貨色就是他在民主革命時期鼓吹的那個“職工運動之方針，應做各種經濟鬥爭”的

反動綱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翻版，是對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的背叛。

偉大領袖毛主席英明指出：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人運動的頭等重要大事，就是牢牢抓住階級鬥爭，不斷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只有這樣，才能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支援世界革命，並爲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放棄無產階級專政，脫離社會主義革命來發展生產，絕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只能導致資本主義復辟。大工賊劉少奇拼命鼓吹“生產運動就是工人運動”，其罪惡目的就是妄圖抹殺階級鬥爭，取消社會主義革命，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絕不是靠物質刺激，而是以無產階級政治統帥，以社會主義革命爲動力，即“抓革命，促生產”。大工賊劉少奇所提出的“爲工人切身生活而鬥爭，以及他所推行的名目繁多的獎金制度，都是射向工人階級的糖衣炮彈，都是陰謀腐蝕瓦解工人階級隊伍，從而斷送革命的工人運動。其用心何其毒也！

大工賊劉少奇四十多年來頑固推行的反革命經濟主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貨色。在民主革命時期，它是爲維護反動統治服務的工具；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是和平演變，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

扼殺鎮壓工人革命運動

資產階級一貫採用經濟收買和武力鎮壓的反革命兩手，破壞工人革命運動，維護他們的反動統治？大工賊劉少奇是資產階級豢養的走狗，他不僅用經濟主義腐蝕瓦解工人階級隊伍，而且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已賣身投靠了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並同他們串通一氣對工人革命運動進行殘酷的鎮壓，是一個雙手沾滿了工人階級鮮血的劊子手。

早在一九二一年，毛主席在安源親手點燃了熊熊革命烈火，路礦工人罷工取得輝煌勝利。可是，劉少奇這個大工賊一到安源，就和資本家簽訂了勒令工人“不得動輒聚眾喧擾要挾”，“不能動輒罷工”的所謂“協議書”，鎮壓工人革命鬥爭，連工人階級最起碼的罷工權利也被他出賣得一乾二淨。他還親自下井替資本家“整頓紀律”，親自爲資本家懲罰“不守礦規”的工人，親自下毒手開除所謂“冒進”的工人領袖。這個大工賊就是這樣公開地替資本家大搞反攻倒算，從工人手中奪走大罷工的勝利果實。

在中國工人階級向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英勇鬥爭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廣東、湖南、武漢等地的工人階級建立工人武裝糾察隊組織法庭監獄，檢查輪船、火車”，“指揮當地警察”，收回外國租界，

(轉入第七版)

(接目第六版)

猛烈地衝擊着反動統治的根基。廣大革命人民對此無不拍手稱快，而大工賊劉少奇竟然感到“無路可走”，“苦悶欲死”。他緊跟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屁股後面，氣急敗壞地大罵工人運動“過火”，“工人”“左傾得糊塗”，“豈有此理”。在武漢，他被工人糾察隊的英勇鬥爭嚇得胆戰心驚，慌忙以湖北省總工會秘書長的身份，對工人糾察隊實行“思想控制”，限令工人“絕不能動手”，活現出這個老工賊“跪着造反”的機會主義嘴臉。而當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反革命政變的革命危急關頭，他竟充當內奸向國民黨反動派提供“工運情報”，出謀獻策，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交出幾千枝槍，連童子團的木棍也捆得整齊齊交給國民黨。他甚至恬不知恥地親自跑到國民黨中央工人部，去做什麼（湖北全省總工會自動解散工人糾察隊之意義和經過）的叛賣報告。半個月後，國民黨反動派便向手無寸鐵的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發動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大工賊，大內奸劉少奇真是十惡不赦，死有餘辜！

全國解放以後，大工賊劉少奇利用他所竊取的黨政大權，瘋狂反對工人階級。他完全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為資本家奔走呼號，要“資本家向工人鬥爭”。他在工礦企業中，一貫反對毛主席關於大搞群眾運動的偉大教導，詆毀群眾運動是什麼“一哄而起”，百般扼殺群眾運動；他打着所謂“科學管理”的招牌，對工人實行“管、卡、壓、罰”，鼓吹建立資本主義的紀律。請看，這個一心夢想復辟資本主義的大工賊，對工人階級是多麼仇恨，對付工人的手段又是多麼毒辣！特別是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來臨時，大工賊劉少奇預感到他的末日已到，便急忙拋出鎮壓革命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實行白色恐怖，“圍剿”革命派，妄圖撲滅毛主席親手燃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徹底暴出了他兇神惡煞般的劊子手面目。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大工賊劉少奇解放前後鎮壓工人運動的累累罪行，充分說明了他是蔣家王朝派在工人階級內部的頭號奸細，是一個十足的國民黨反動派的忠實奴才！

閹割工人運動的革命靈魂

列寧早就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只有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才能成為工人階級運動的旗幟”。在當代，指導工人革命運動的唯一正確的理論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反映了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是我們全黨全

軍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是工人革命運動的靈魂。

大工賊劉少奇一貫狂熱地鼓吹“自發論”。他叫喊什麼工人運動“必須而且主要是依靠群眾的自發運動”，一再強調“以工人的日常經濟要求作為動員工人的口號”，反對“在群眾的經濟要求上加上政治口號”，這些謬論的反革命實質，就是反對毛澤東思想對工人革命運動的領導，閹割工人運動的革命靈魂。

大工賊劉少奇及其同伙瘋狂反對用毛澤東思想指導工人運動拼命破壞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他們詆毀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是“簡單化”、“庸俗化”、“是教條主義”、“實用主義”、“形式主義”，胡說什麼工人文化低學不懂，生產忙學不了，千方百計地阻撓毛澤東思想的廣泛傳播。大工賊劉少奇破壞工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就是為了反對向工人階級灌輸毛澤東思想，就是為了向工人階級灌輸資產階級思想，就是要用資產階級世界觀指導工人運動，妄圖把工人運動引向機會主義的歧途。

林彪副主席指出：“毛澤東思想並不是勞動人民自發地產生的”，“必須通過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輸到工人、農民中去，才能改變勞動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使精神力量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林彪同志倡導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是工人階級學習、掌握毛澤東思想的根本途徑。工人運動的根本任務，就是向工人群眾灌輸毛澤東思想，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工人的頭腦，把工人隊伍建設成為永遠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產業大軍。這是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保證，是我們國家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根本保證。

幾十年來，劉少奇一直站在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上，適應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需要，叛賣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犯下了滔天罪行，欠下了累累血債。他是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忠實走狗，是工人階級的死敵。

“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政治上宣判了大工賊劉少奇的死刑，宣告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工運路線的徹底破產。我們堅決響應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偉大號召，繼續深入地展開革命大批判，徹底肅清大工賊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工運路線的流毒，讓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工人運動陣地上高高飄揚，永遠飄揚！

☆ 中華全國總工會 ☆

工向東

源安去席主毛

(1)

(一)一九二一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這一年，毛澤東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主席，就來到中國早期革命工人基地安源。從此，黑暗的安源，升起光芒萬丈、永不熄滅的指路明星！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安源工人大罷工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是安源工人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而反動勢力「煤礦」不惜傾倒黑白，篡改歷史，把毛主席的不朽功績，完全歪曲到中國共產黨身上，把中國共產黨打成為安源工人運動的「頭腦」和「英雄」！

這個中國共產黨是安源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大工賊。在一九二二年安源大罷工的關鍵時刻，是他跳出來厚顏工人「怠工」；是他煽動工人要「竭力做工」；服從工頭的「正當指揮」；他竭力鼓吹「勞資合作」；他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和資本家簽訂了壓榨工人的「勞資協定」……這些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安源的「功績」，就是他伙同資本家鎮壓安源工人運動的鐵證！

這還遠遠不夠，用鮮血的歷史、生動的形像，有力地批發了顛倒歷史的反動影響「安源」，帶走了中國共產黨反動政權！

安源工人運動的滔天罪行。讓毛主席親自開拓的安源這塊紅色土地永遠放光彩！

(三)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黨領導的安源獨立團裡，有很多戰士是毛主席親自教導的安源礦工。在北伐戰爭中，他們建立了驚天動地的戰功！他們是中國革命軍的獨立團的骨幹。



(五)安源礦工和毛主席心連心！他們唱道：「日夜想念毛主席，……想毛主席，一身都是胆。……雷打頭不低，天塌腰不彎！」



(七)看！在舊社會，我們吃的是什麼飯，幹的是什麼活！在那黑暗的年代裡，我們這些「黑頭」頭頂黑天，腳踩黑地，監工就是活閻王，礦井下就是十八層地獄，是誰來解放安源？是誰來拯救祖國？



(九)毛主席教導說：工人受的痛苦，不是命運注定的，而帝國主義和資本家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只要發動人民團結起來，就可以打倒剝削者，建立一個新世界。



(二)英雄的安源礦工，派出他們的代表，來到毛主席在廣州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他們在毛澤東親光輝照耀下，與農民相結合，他們是中國工農聯盟的開路先鋒！



(四)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他們拿過武器，跟隨毛主席奔向井岡山，建立紅色政權。英雄的安源礦工，堅信毛主席的教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六)今天年青一代的礦工成長起來！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憤怒地對中國共產黨在安源犯下的滔天罪行！



(八)聽！安源工人憤怒地唱出自己的願望：「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響起風雷天。有能人毛澤東，打從湖南來安源。他和工友把話談，解除困難不困難。提議要辦工會，勞動工界結成團。」

